

零符号在《李尔王》中的意义及作用

李兵

(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, 云南曲靖, 655011)

摘要: 零符号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被人们大量使用, 其能指形式在《李尔王》中主要有三种: 数字 0、货币和女性身体私处, 三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悲剧的成因。但综合来看, 零符号的主导作用是勾勒戏剧的结构和轮廓, 并形成了以“nothing”为核心的元语言, 与另一个以“nature”为核心的元语言构成“解释的漩涡”。莎士比亚的这种变化与发展的思维方式, 使该剧显得抽象而难以理解。

关键词: 零符号; 莎士比亚; 《李尔王》; 能指; 元语言; “解释漩涡”

中图分类号: I106.3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2-3104(2014)03-0228-06

一、前言

零符号是一种特殊的符号^①,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, 所谓零符号, 就是能指为零, 或者所指为零的符号。前者如文学艺术中的空白、建筑中的空间间隔等; 后者如幽灵、上帝、零余人、数字 0 等。在汉语中能指形式为: 零、无、没有、空等, 在英文中能指形式为“nothing”“null”“naught”等, 文化符号中的大量能指, 如上帝、幽灵、影子等也都是零符号。零符号可以是实在的空间及事物, 也可以是人造的代码。在莎士比亚时代,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兴起, 莎士比亚对零符号及其代码——数字“0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 如在喜剧《无事生非》和悲剧《哈姆雷特》中使用“nothing”一词的性含义来捧眼逗眼, 活跃剧场气氛。在悲剧《李尔王》中, 悲剧始于“nothing”, 正是“nothing”让考狄利娅停止了对父亲的谄媚, 而且把李尔步步逼向疯狂, 并最终走向毁灭。

对应于零符号, 西方人最常用的词是“空”(null), 来源于中世纪的拉丁语 nulla figura。在零符号传入西方之前, 零符号曾引起希腊人的恐惧和不安, 亚里士多德拒绝使用零符号。零符号在西方的广泛传播, 首先是因为阿拉伯数字的引入, 在货币计算中使用阿拉伯数字来控制资本的生产与扩张。十三世纪时, 阿拉伯数字在西方被广泛应用在贸易和商业中, 复杂的罗马数字被驱逐, 这标志着封建古典秩序的死亡和商品

经济的来临。李尔的名言“零只能产生自零”表明了李尔精通新的计算方法, 悲剧始于李尔的买卖和交易。李尔: “我要看看谁最有孝心, 最有贤德, 我就给她最大的恩惠。”^{[1][6]}用最多的爱去换取相应的领土面积, 这是典型的商人逻辑和思维。可惜, 这场交易在价值上是不对等的, 过程是虚伪的, 结果李尔亏了本, 还搭上自己的命。由此我们看到金钱在悲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 而金钱作为无价值的价值符号, 是典型的零符号。

二、《李尔王》中零符号的能指形式及其意义

在悲剧《李尔王》中, 零符号及其能指形式“nothing”出现的频率颇高, 还有一些具有零符号意义的代码和意象, 如李尔的影子、葛罗斯特空洞的眼睛、光秃秃的脑袋, 或者直接使用数字“0”等。其特殊的表现形态主要有以下几种:

(一) 数字 0: 一个元符号

计算理性或工具理性是现代性的思维方式, 给予这个计算方便的正是数字 0, 没有 0, 就没有现代的计算方式。数字 0 发明以前, 人们使用算盘来计算, 数字 0 实际上就是算盘上的空位。印度人知道如何运用数字 0 来加、减、乘、除, 这种计算方法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, “熟练无声的操作会带你走进算术

收稿日期: 2013-12-31; 修回日期: 2014-03-25

基金项目: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(10YJC751041);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“云南民族文化与文艺理论研究”建设项目

作者简介: 李兵(1974-), 男, 云南嵩明人,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, 文学博士, 美学博士后, 主要研究方向: 文艺美学, 外国文学

计算的最高境界，这里充满了荣耀——但是你一旦超越这个境界，你就会进入代数和其他数学领域，在那里，思想通过符号来表达，这些符号甚至可以用来讨论自己本身。”^{[2](136)}在文艺复兴时期，英国人开始在货币计算中使用印度数字，在复式簿记中使用数字 0 来记账。一开始，数字 0 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和信任，一个重要原因是 0 可以被改写成 6 或 9。在《李尔王》中，到处充斥了赤裸裸的计算，从悲剧开场的领土分割，到李尔变得一无所有，人与人之间的爱、道德、伦理、行动等无不可用计算的方式来衡量。

弄人，作为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，是活生生的零符号的写照，他自身的位置使他能区分零符号作为元符号与其他符号的不同。李尔不理解“无”的含义，他不能区别沉默和“无”、符号与元符号之间的差异，他仅仅把“nothing”理解为数量 0。而考狄莉娅的“nothing”含义是多重的，如可以理解为爱是无价的，无法用数字来衡量；可以理解为不会说，即口才不好；还可以理解为不想说，因为她憎恶虚伪的漂亮话，等等。当李尔要求考狄莉娅收回刚才的话时，她解释说：“……要是我有一天出嫁了，那接受我的忠诚的誓约的丈夫，将要得到我的一半的爱、我的一半的关心和责任；假如我只爱我的父亲，我一定不会像我的两个姊妹一样再去嫁人的。”^{[1](9)}这种回答方式在李尔看来是计算式的，反而印证了李尔对“nothing”含义的判断，认为自己的尊严被蔑视，大怒之下剥夺了考狄莉娅的继承权。在考狄莉娅被驱逐之后，弄人成为了她的替身。不管李尔处境如何，始终不离不弃，并且充当着李尔启蒙者的角色。在剧中，对当时机关算尽的语言和李尔的交易，弄人多次使用零符号来嘲讽。比如，肯特在听完弄人的打油诗后，说了一句：“这些话一点意思也没有。”傻瓜接过话来直接嘲弄李尔：“老伯伯，你不能从没有意思的中间，探求出一点意思来吗？”^{[1](51)}李尔：“Why, no boy; nothing can be made out of nothing.”^{[1](50)}朱生豪译为：“啊，不，孩子，垃圾里是淘不出金子来的。”^{[1](51)}这种译法虽然增加了文采，但零符号的形态和意义均被遮蔽了。从原文看，李尔是在重复先前与考狄莉娅对话时的计算公式：关于零的任何计算结果只能是零。至此，李尔仍然不理解“nothing”一词的真正含义。为了让李尔明白“nothing”的元符号意义，弄人只好返回零符号的最初的形状，用鸡蛋的蛋壳比拟李尔的皇冠，然后直接点明李尔的脑袋是个空荡荡的处所：“你把你的聪明从两边削掉了，削得中间不剩一点东西。”^{[1](55)}最后，弄人锋芒毕露：“……now thou art an 0 without a figure: I am better than thou art now; I am a fool, thou art

nothing.”^{[1](54)}朱生豪把这句翻译为：“可是现在你却变成一个孤零零的圆圈圈儿了。你还比不上我；我是个傻瓜，你简直不是东西。”^{[1](55)}此处明显误译，理由有两个，一是把数字 0 译为“圆圈圈儿”，二是把“nothing”译为不是东西，在汉语的语境中，这是骂人的话，显然弄人是在帮助李尔，而不是打击他。梁实秋翻译为：“……现在你不过是个零。我现在还比你强；我是个傻子，你却什么也不是。”^{[3](39)}这是正确的译法。根据符号学家诺特曼的考证，莎士比亚时代人们已经懂得运用阿拉伯数字来计算，“两位剧作家(琼森和莎士比亚)在大约 30 年前上学的时候就知道阿拉伯数字，他们是英国知晓罗伯特·瑞克德传授的数字 0 的英国第 1 代儿童，他的教学混合了新的十进制思想和古老的算盘操作。”^{[4](78)}所以这里的圆圈圈就是数字 0，“0 without a figure”意思是没有一个数字的 0，表明了数字 0 的元符号性质，零作为一个元符号，其意义是作为一个名称以此暗示其他符号 1、2、……9 等的不在场，其价值是被用来给其他数字赋值。从这时起，高纳里尔和里根开始把李尔消减为零。高纳里尔和里根开始逐步缩减李尔的随从，先缩减为 50，然后是 25，10，1，0。李尔向高纳里尔说：“你的五十个人还比她的二十五个人多上一倍，你的孝心也比她大一倍。”^{[1](119)}李尔用商品买卖的计算标准来衡量人的孝心，把人看成了交易的物品，李尔从数字上变成零的时候，疯癫开始了。零符号的悲剧在葛洛斯特副线情节里被重演，开始了新一轮的人性毁灭的悲剧。

(二) 货币：无价值的符号

货币是无价值的符号，这是十七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的观点，他说：“因为金银作为货币，并没有其他的价值，只不过是作为使我们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的保证，而只是由于它们的数量，它们才能使我们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。所以很明显，在商业中使用的金银的内在价值，不是别的，只是它们的数量。”^{[5](19)}洛克的这个观点虽然被批犯了名目论的错误，但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。

《李尔王》的故事发生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，新兴商人变得比贵族更加富有，并大量购置土地，造成许多贵族空有头衔却无地。加之詹姆斯一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，大肆贩卖贵族头衔给新兴商人，贵族头衔的价值遭到空前的贬值。于是出现了两种价值体系的严重对立，对于看重内在价值传统的贵族阶级而言，金钱只是无价值的零符号，反之，从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的角度看，市场交换决定价值的多少。当李尔试图通过市场交换的原则来衡量女儿的孝心时，遭到了考狄莉娅的拒绝，她的回答是

“nothing”，因为外在价值在她看来就是“nothing”，她提醒李尔注意市场意识破坏了贵族的价值体系。迈克尔·莱恩认为：“考狄利娅的反叛代表了重新肯定恰当的关于效忠的贵族理想的努力。”^{[6](70)}通过贬低金钱的价值来强调贵族自身价值的重要，这成了许多没落贵族的标志。莎士比亚通过法兰西国王之口强调了内在价值的重要：“最美丽的考狄利娅！你因为贫穷，所以是最富有的；你因为被遗弃，所以是最可宝贵的；你因为遭人轻视，所以最蒙我的怜爱。”^{[1](21)}此言显示了考狄利娅与众不同的天然高贵的品质，这种品质明显与贵族的血统紧密相连，而一旦考狄利娅被剥夺了土地，按市场规则，其市场价格就变为零。

传统的看法认为，货币的功能在于价值的贮藏和转移，但这并非货币的首要功能，齐美尔认为货币的本质是“结合于这种功能之中的那种远远超越了货币物质符号意义的观念”^{[7](198)}。这表明货币只是用来交换的符号形式，目的是用来计算。弗里德曼认为：“货币的抽象概念很清楚，货币是人们普遍接受的无论何处都可用以交换商品和服务的东西。”^{[8](20)}意即货币之有价值，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有价值，其功能依赖的是约定俗成的力量。由此看来，货币本身没有价值，或者说，货币的力量是空洞的、虚构的，货币就是典型的零符号。在金钱至上、物欲横流的社会中，生活的价值最终被金钱的力量空洞化，所有的操劳最终变得毫无意义。这就是莎士比亚在《李尔王》中的感叹，所有东西都被 nothing 打败了，人文主义理想的莎士比亚让位于现实主义的莎士比亚。

布雷德利敏锐地看到货币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冲击，认为《李尔王》的“悲剧力量十分接近于《奥瑟罗》，但在精神和实质方面，却显然与《雅典的泰门》的联系更为密切”^{[9](227)}。在随后创作的悲剧《雅典的泰门》中，莎士比亚的思想更加成熟，对金钱颠倒黑白，混淆是非的魔力看得更清楚，他说：“金子！……这东西，只这这一点儿，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，丑的变成美的；错的变成对的，卑贱变成尊贵，老人变成少年，懦夫变成勇士。”^{[10](62)}马克思据此认为莎士比亚道出了货币的两个特性：“它使一切人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面；它是人尽可夫的娼妇。”^{[11](144)}在《李尔王》中，人被分成截然相反的两类，好人坏人各占一半，特别是一母所生的考狄莉亚姐妹为何会如此不同？发生了什么畸变？如果仅从人物的内心寻找不到答案，那么答案只能在外在，在于新兴资产阶级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，腐蚀了人的心灵。所以，剧中人物的行为和思想才会如此怪诞，如此异于常人。

李尔感叹：“丑恶的海怪也比不上忘恩的儿女那样可怕。”^{[1](61)}奥本尼也惊呼：“你这变化做女人的形状、掩蔽住你的蛇蝎般的真相的魔鬼，不要露出你的狰狞的面目来吧！”^{[1](191)}

除了这些畸形的形象外，莎氏还使用大量动物的意象，剧中共有 133 处提到动物，涉及 64 种不同的动物。在剧中人也被直接比作一种动物，如奥斯华德是杂种老母狗生出的小杂种，等等。人不再是宇宙的精华和万物的灵长，却是在向动物蜕变，而推动这个蜕变的，只能是外部力量，尤其金钱的力量——无价值的价值符号。这些抽象的含义，观众难以理解，戏剧的观赏效果也受到了影响。而考狄莉亚得以保持善良的天性，这当然跟莎氏的人文主义理想有关，或者说这是莎氏用想象力对人性进行分析和抽象化的结果。

(三) 身体私处：隐晦的性含义

莎士比亚是善于描写性的高手，其作品中许多双关语带有性的色彩。据统计，莎士比亚作品中涉及女性身体私处的双关语有 180 多种，比如“nothing”“O”“水井”“指环”“花园”“玫瑰”等，此外还有 700 多种其他带有淫秽色彩的词句，莎士比亚的每个毛孔都流淌着性^②。《李尔王》的两条情节线索，都从“nothing”开始，此故事可以看作是“nothing”的故事，是有待解码的“零”、性别差异的奥秘，甚至带有狂欢化的色彩。

当考狄利娅和埃德蒙都用“nothing”来回答他们父亲的问题时，莎士比亚时代的观众显然都能意识到其中的性含义，因为“nothing”一词在伊丽莎白时代是表示阴道的俚语，莎士比亚戏中大量使用带有性含义的俚语和符号，这显然继承了中世纪宗教滑稽剧的遗风。在戏剧效果上，《李尔王》作为悲剧，过多的悲伤和沉思则会让观众难以忍受，而这些粗俗的俚语则让人忍俊不禁，暂时忘却生活的悲伤。莎士比亚并不只是在玩弄低级的文字游戏，在《李尔王》中，零符号“nothing”还揭示了人物内心活动的深层内容。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说法，性器期的男孩会有恋母情节，女孩会有恋父情节。麦金认为王后的不在场是灾难的源头，他说：“她的不在场是明显的，在戏中是一个巨大的虚无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戏中到处她形成的真空，并成为所有空无的源头。”^{[12](113)}李尔的三个女儿由于母亲早逝，都对父亲充满了强烈的爱恋与依赖，反过来，女儿们实际上也早就在扮演母亲的角色，弗洛伊德认为：“她们是母亲在一个人的生命出现的三种形式，母亲本人，根据母亲形象所选择的爱人，最后，

是重归于其中的大地母亲。”^{[13](195)}由此看来，李尔与三个女儿的爱非同寻常，似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大女儿和二女儿已经出嫁，顺利解决了恋父问题。李尔设计的爱的考验似乎只是幻觉或假象，因为他已经事先做好安排，准备和自己最喜爱的小女儿度过余生。李尔坚信女儿们对自己的爱，这是一厢情愿的幻觉。戏中爱的荒唐考验，表明幻觉是其政策的基础。而这对考狄利娅而言，则是女孩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。当考狄利娅回答说：“父亲，我没有话说。”李尔：“没有？”考狄利娅：“没有。”李尔：“没有只能换到没有；重新说过。”^{[11](9)}虽然她在发言前就已经知道自己获得的份额是三份中最好的一份，但仍然拒绝了李尔对自己的加冕。“当李尔转身听取她的表白时，她已然登基为王，这并非不列颠的王位，而是大自然为胸怀卓越美德的人们准备的看不见的皇冠。”^{[14](122)}这个回答表明考狄利娅挣脱“恋父”，独立成长的开始，而“nothing”一词的性含义，似乎也在暗示父亲对自己的欲望有过分的地方。面对考狄利娅近乎赤裸的回答，李尔发现自己对小女儿的欲望被当面识破，于是恼羞成怒。

李尔发疯之后，满脑子都是性的繁衍的念头，并始终追随着李尔的疯狂之旅，再次证明了零符号“nothing”一词的性含义以及李尔对女儿们的欲望。李尔说：“我赦免那个人的死罪。你犯的是什么案子？奸淫吗？你不用死；为了奸淫而犯死罪，不，小鸟儿都在干那把戏，金苍蝇当着我的面也会公然交合哩。让通奸的人多子多孙吧。”^{[11](215)}这里，我们看到李尔试图去分辨自然性与非法奸淫的不同，显然他不能区分二者，尘俗的欲望似乎压倒了神性之爱。李尔本人的悲剧始于“nothing”，最终也在对雌性动物“nothing”的臭气的厌恶与谩骂中死去。所以，两个女儿的不仁不义只是李尔的疯狂的导火索，而李尔本人的幻觉以及疯狂的不伦之爱才是悲剧的根源。

“nothing”一词用来指性器官，为指向下部的民间狂欢活动所固有。巴赫金认为在民间节庆活动中：“向下，反常，翻转，颠倒，贯穿所有这些形式的运动就是这样的。它们把东西抛掷下去，翻转过来，置于头顶；它们上下换位，前后颠倒，无论在直接空间意义上，还是在隐喻意义上，都是如此。”^{[15](430)}在巴赫金看来，“nothing”是不折不扣的零符号，是狂欢的来源，也是地狱的入口，与死亡联系在一起。由此，在“nothing”狂欢中，秩序颠倒了，暗示着李尔的脱冕与降格。当李尔脱下王冠，戴上杂草编织的草冠出现在荒野上时，李尔完成了精神上的蜕变，认识到自

己犯下的错误，但旧秩序的代表李尔必然死去，外部秩序才能得以重组，重新回归和谐。

三、元语言之间的冲突：“nothing”还是“nature”

麦金认为数字0并不是零符号的主要形态，他说：“和虚无思想的出现相比，数学并不是本剧的主题，而我认为零符号的作用是勾勒了戏剧结构的更加抽象的轮廓。”^{[12](118)}此判断表明零符号在戏中有更为重要的作用，零符号的抽象含义形成了以零符号为核心的元语言系统。有人认为《李尔王》是部“一个词”的戏，这个词到底是“nothing”还是“nature”，有很多争论，这其实是不同角度介入文本产生的不同的元语言，因为“文化符号活动的特点是元语言集合变动不居，针对同一个符号文本不存在一套固定的‘元语言’”^{[16](228)}。由此可见，“nothing”以及“nature”是由同层次不同元语言形成的不同的元符号，二者的关系颇为微妙和复杂，既有冲突又有融合，既对立又统一，形成所谓的“解释漩涡”，这导致了剧中看似不合情理的事件“在数量和程度上都大大超过莎翁其他几部伟大的悲剧”^{[9](236)}。

“nature”及其同根词在《李尔王》中共出现51次之多，而“nothing”及其相近的零符号出现频率与前者相近^⑧。作为戏中的两个高频词，其中必然蕴含着特殊的意义，有些意义可能连作者都没有意识到，是潜意识使然。“nothing”一词的含义除了上面讨论的三种之外，还有宇宙和自然起源于“无”的观点，人的自然本性是“nothing”等的观点。关于“nature”，黄文中归纳了其在戏中的五种含义：“1.宇宙运行和万物繁衍的力量。2.自然现象：如雷、日蚀和下雨。3.没有精神和道德含义的物理世界。4.人的体力、身体或生命。5.个体的内在气质和品质，人的本质特性。”^{[17](27-28)}在不同的地方，“自然”的具体所指不一样，有时表现为有序的、正常的法则，有时又好像显得冷漠无情、充满敌意。

从词频统计来看，“nothing”一词在第一幕出现的频率最高，达20次之多，“nature”仅10次，随后的几幕中，“nothing”出现频率减弱，“nature”出现频率逐渐取代“nothing”，在最后一幕中，两个词均销声匿迹。由此，悲剧的起因与“nothing”有关，此词的可怕力量让李尔、考狄利娅卷入了命运的漩涡。在戏剧的发展和高潮阶段，“nature”的高频出现，再结合中文译本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些基本字(词)，如

“孝、无情、善良、可怜”等，这些词明显与戏剧主旨有关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两个高频词(短语)：可怜的汤姆、疯。“可怜的汤姆”是文艺复兴时期独特的疯癫形象，两者相加，成为戏中出现频率最高的(字)词，“疯”表示自然秩序失衡，人伦失常，道德沦丧。所以，“nature”一词的主导含义应该表示社会与自然得以运行的秩序、规律，英国莎评家丹比也认为：“在正统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的思想里，自然就是人类行为的规范。”^{[18](229)}而当时社会却是乱了套，“父不父，子不子，纲常伦纪完全破灭。……现在只有一些阴谋、欺诈、叛逆、纷乱，追随在我们的背后，把我们赶下坟墓里去”^{[1](31)}。秩序失衡，是社会新陈代谢必然出现的现象。

中世纪社会保持统一的意识形态，其元语言系统是静态的、固定的。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，出现了社会的分化，不同意识形态形成了不同的元语言，于是社会秩序开始失衡。“nothing”的基本含义“无”表示社会能量的熵变，而“nature”代表着生命的本真和深度。两者形成了冲突，自然秩序失衡。“nothing”在戏的第一幕占有绝对优势，造成了“疯子带着瞎子走路”的社会病态，经历了爱与善的牺牲磨练后，自然秩序得以恢复。丹比认为悲剧是由考狄利娅为代表的“仁爱自然”与高纳里尔和里根为代表的“残酷自然”之间的斗争引起的，但他的分析显然是矛盾的，他把自然视为秩序与规范，视为美好的安排，同时又将其分为善恶两种自然观。如果说考狄利娅代表着一个原则、一种社会，那么这个原则只能是自然，而埃德蒙、高纳里尔和里根则应该是零符号熵变力量的代表。吊诡的是，前者生命本真的真诚却以语言上的缺失“nothing”亮相，后者如埃德蒙却自称是大自然之子，这恰恰是元语言作为意识形态的表征之一。

总之，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在于，他并不采取简单的二分法，而是看到了两套元语言之间对立与融合的趋势，他将“nothing”与“nature”的多重含义融合在一个有机整体中，“正是这样的思维模式使多元化倾向和宽容精神成为可能，并在经历一段痛苦的磨合期后成为英国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的特点。正是对不容置疑的确定性的反抗才催生了社会的共识和妥协的艺术”^{[19](263)}。莎士比亚这种充满变化与发展的思维方式，是社会元语言冲突变化的集中体现，也是莎士比亚之所以说不尽的原因所在。

注释：

① 在西方，零符号在自然科学中的研究和使用的要早于符号学的研

究。20世纪初，索绪尔认为语言中容许有与无的对立，可以用非物质性符号表达观念。1939年，雅柯布森(Roman Jakobson)用零符号(zero sign)来表示词格形式中的零词尾现象。之后，罗兰·巴尔特(Roland Barthes)把能指的欠缺但本身起能指作用的符号称为零记号，但他没有对零记号的意义和作用展开系统的讨论。符号学家诺特曼(Brian Rotman)认为数字0是典型的零符号，现代性起源于零符号。在中国，零符号的使用和研究比西方更为久远，如《易传》中太极的思想，老庄哲学对有无关系的探讨等等。在当代，王希杰、韦世林等人提出了“空符号”(blank-sign)的概念，但他们的研究局限于语言学或哲学领域，而且其定义暗中排除了数字0，不能涵盖文化符号中的大量能指，如幽灵、上帝等。鉴于此，笔者重新界定了零符号的涵义，认为零符号的涵义可以涵括空符号，而空符号不能涵括零符号，并把零符号的探讨引入到文艺学中来。

- ② 英国的莎学家宝琳·基尔南在她的著作《咸湿莎士比亚》(Filthy Shakespeare)中，认为莎士比亚善于使用双关语来暗示女性的身体私处，其中就包括了零符号“nothing”。小白在《好色的哈姆雷特》(《书城》2007年第7期)一文中引用了基尔南的研究成果，本文这里的统计数字来源于小白的文章。梁实秋的小品文《莎士比亚与性》(《雅舍菁华》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)也提到莎士比亚剧中语义双关的淫秽之词是借用文字来游戏，可惜朱生豪的译文删除了原作中大量的猥亵之语。
- ③ 本文所列的词频数目均为笔者自己统计，主要参考文献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的《李尔王》(英汉对照版)，也参考了其他的英文版本，所以数目上可能会略有出入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莎士比亚. 李尔王[M]. 朱生豪译,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9.
- [2] 罗伯特·卡普兰. 零的历史[M]. 冯振杰等译,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05.
- [3] 莎士比亚. 李尔王[M]. 梁实秋译, 台北: 远东图书公司, 1976.
- [4] Rotman, Brian. *Signifying Nothing: The Semiotics of Zero* [M]. 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7.
- [5] 约翰·洛克. 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[M]. 徐式谷译,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62.
- [6] 迈克尔·莱恩. 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[M]. 赵炎秋译,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6.
- [7] Simmel, Georg. *The Philosophy of Money* [M]. Trans. by Tom Bottomore & David Frisby, London: Routledge & Kegan Paul Ltd, 1978.
- [8] 米尔顿·弗里德曼. 货币的祸害[M]. 安佳译,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6.
- [9] 安·塞·布雷德利. 莎士比亚悲剧[M]. 张国强等译,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1992.
- [10] 莎士比亚. 莎士比亚全集(五)[M]. 朱生豪等译,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4.
- [11] 卡尔·马克思.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[M]. 中共中央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,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00.
- [12] McGinn, Colin. *Shakespeare's Philosophy* [M]. New York: HarperCollins, 2006.

- [13] 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. 论文学与艺术[M]. 常宏等译,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1.
- [14] 阿兰·布鲁姆, 哈瑞·雅法. 莎士比亚的政治[M]. 潘望译, 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09.
- [15] 巴赫金 M. M. 巴赫金全集(第6卷)[M]. 李兆林等译,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1998.
- [16] 赵毅衡.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[M]. 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1.
- [17] Hwang, Wen-chung. *Language in King Lear* [M]. Taipei: Bookman Books, 1986.
- [18] 丹比 J. F. 两种自然[A]. 殷宝书译, 杨周翰选编.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(下)[C].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81.
- [19] 杰曼·格里尔. 思想家莎士比亚[M]. 毛亮译, 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2007.

Meaning and function of zero-sign in *King Lear*

LI Bing

(College of Humanities,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, Qujing 655011, China)

Abstract: In Shakespeare's times, Zero-sign was used much. There are three main forms of the Signifier in *King Lear*, namely, number 0, money and private parts of female body, which explain causes of traged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. On the whole, Zero-sign plays a main role in outlining dramatic frame, forming meta-language centering on "nothing." It creates interpretative whirlpool with another meta-language centering on "nature." Owing to Shakespeare's ways of thinking filled with change and development, this play appears abstract and inexplicable.

Key Words: Zero-sign; Shakespeare; King Lear; Signifier; Meta-language; Interpretative Whirlpool

[编辑: 胡兴华]